七修類稿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七修類稿
卷三

► 卷四

歲年

歲者，《說文》曰：木星。以其歲行一次，故曰歲。而字之從步也，律曆書名五星為五步是也。年者，《說文》曰：穀熟也。取其穀熟一番曰年，故字從禾。

節中氣侯

每月有節氣，有中氣，如醜之終，寅之始，則為節；寅之半，則為中。

五日為一侯，積六候而成月，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；三節為一氣，積六氣而成時，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。

月建

正月節，戌時，北斗之杓指於寅位之初。雨水，正月中氣，鬥杓戌時招寅位之中；二月指卯，三月指辰，名曰月建，亦名鬥建。若遇閏月，其月內無中氣，戌時鬥杓指於兩辰之間。

雨夾雪

雨者，氣之升而雲之致也；雪者，雨之凝而寒極之致也。其雨雪相雜而下者，雲有高低之故，低成雨而高成雪也。

氣候集解

夫七十二候，呂不韋載於《呂氏春秋》，漢儒入於《禮記·月令》，與六經同傳不朽。後魏載之於曆，欲民皆知以驗氣序，然其禽獸草木，多生北方。蓋以漢前之儒，皆江北者也，故江南老師宿儒，亦難盡識。況陳澔之注，多為謬說；而康成、穎達，亦有訛處。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說，並《說文》、《埤雅》諸書，而又詢之農牧，似得所歸，然後並將二十四氣釋之於稿，以俟博識者鑒焉。

立春，正月節。立，建始也；五行之氣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，故謂之立也；立夏、秋、冬同。東風解凍，凍結於冬，遇春風而解散，不曰春而曰東者，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東方屬木。」木，火母也，火氣溫，故解凍。「蟄蟲始振」；蟄，藏也；振，動也；蟄藏之蟲，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。鮑氏曰：「動而未出，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。」「魚陟負冰」；陟，升也；魚當盛寒，伏水底而逐暖，至正月陽氣至，則上遊而近冰，故曰負。

雨水，正月中。天一生水，春始屬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後繼之雨水，且東風既解凍，則散而為雨水矣。「獺祭魚」。獺一名水狗，賊魚者也；祭魚，取魚以祭天也；所謂豺獺之報本，歲始而魚上遊，則獺初取以祭。徐氏曰：「獺祭圓鋪，圓者，水象也；豺祭方鋪，方者，金象也。」「候雁北」。雁，知時之鳥，熱歸塞北，寒來江南，沙漠乃其居也；孟春陽氣既達，候雁自彭蠡而北矣。草木萌動，天地之氣交而為泰，故草木萌生發動矣。

驚蟄，二月節。《夏小正》曰：「正月啟蟄。」言發蟄也，萬物出乎震，震為雷，故曰驚蟄。是蟄蟲驚而出走矣。「桃始華」。桃，果名，花色紅，是月始開。「倉庚鳴」。庚，亦作鶮，黃鸝也，《詩》所謂「有鳴倉庚」是也。《章龜經》曰：「倉，清也；庚，新也。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，故名。」其名最多：《詩》曰「黃鳥」，齊人謂之「搏黍」，又謂之「黃袍」，僧家謂之「金衣公子」，其色　　黑而黃，又名「　　黃」，諺曰：「黃栗留黃鶯」，鶯兒皆一種也。「鷹化為鳩」。鷹，蟄鳥也，鷂鸇之屬；鳩，即今之布穀。《章龜經》曰：「仲春之時，林木茂盛，又喙尚柔，不能捕鳥，瞪目忍饑，如癡而化，故名曰鳲鳩。」《王制》曰：「鳩化為鷹，秋時也。」此言鷹化為鳩，春時也。

以生育肅殺氣盛，故鷙鳥感之而變耳。孔氏曰：「化者，反歸舊形之謂。」故鷹化為鳩，鳩復化為鷹，如田鼠化為鴽，則鴽又化為田鼠；若「腐草為螢」，「雉為蜃」，「爵為蛤」，皆不言化，是不再復本形者也。

春分，二月中。分者，半也；此當九十日之半，故謂之分，秋同義；夏冬不言分者，蓋天地間二氣而已。方氏曰：「陽生於子，終於午，至卯而中分，故春為陽中。」而仲月之節為春分，正陰陽適中，故晝夜無長短雲。玄鳥至，玄鳥，燕也，高誘曰：「春分而來，秋分而去也。」「雷乃發聲」。陰陽相薄為雷，至此，四陽漸盛，猶有陰焉，則相薄乃發聲矣；乃者，《韻會》曰：「象氣出之難也。」注疏曰：「發，猶出也。」「始電」。電，陽光也；四陽盛長，值氣泄時而光生焉。故《曆解》曰：「凡聲，陽也；光，亦陽也。《易》曰：「雷電合而章。」《公羊傳》又曰：「電者，雷光。」是也，徐氏曰：「雷陽，電陰。」非也。蓋盛夏無雷之時，電亦有之，可見矣。

清明，三月節。按《國語》曰「時有八風」。曆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，此風屬巽故也；萬物齊乎巽，物至此時，皆以潔齊而清明矣。「桐始華」。桐，木名，有三種：華而不實者曰白桐，《爾雅》所謂「榮桐木」是也；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，一曰青桐，《淮南子》曰「梧桐斷角」是也。生於山岡；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，《毛詩》所謂「梧桐不生山岡」者是也。今始華者，乃白桐耳。按《埤雅》，桐木知日月閏年，每一枝生十二葉，閏則生十三葉，與天地合氣者也。今造琴瑟者，以花桐木，是知桐為白桐也。「田鼠化為鴽」。按《爾雅》注曰：「鼫鼠，形大如鼠，頭似兔，尾有毛，青黃色，好在田中食粟豆，謂之田鼠。」《本草》、《素問》曰：「鴽，鶉也，似鴿而小。」今《說文》注鴽曰：「鵪母。」蓋青州呼鵪鶉為鵪母。鮑氏曰：「鼠，陰類；鴽，陽類；陽氣盛，故化為鴽。」蓋陰為陽所化也。 「虹始見」。虹，虹也。《詩》所謂「蝃蝀」，俗謂之也。注疏曰：「是陰陽交會之氣。」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，日照雨滴，則虹生焉。今以水噀日，自側視之，則暈為虹。朱子曰：「日與雨交，倏然成質，陰陽不當交而交者，天地淫氣也。」虹為雄，色赤白；為雌，色青白。然二字皆從蟲，《說文》曰：「似蝃蝀狀。」諸書又云：嘗見虹入溪飲水，其首如驢。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，但虹氣似之，借名也。

穀雨，三月中。自雨水後，土膏脈動，今又雨其穀於水也。雨讀作去聲，如「雨我公田」之雨，蓋穀以此時播種，自上而下也。故《說文》云：雨本去聲。今風雨之雨在上聲，雨下之雨在去聲也。「萍始生」。萍，水草也，與水相萍，故曰萍；漂流隨風，故又曰漂。《曆解》曰：「萍，陰物，靜以承陽也。」「鳴鳩拂其羽」。鳩，即鷹所化者，布

穀也；拂，過擊也。《本草》云：「拂羽飛而翼拍，其身氣使然也。」蓋當三月之時，趨農急矣，鳩乃追逐而鳴，鼓羽直刺上飛，故俗稱布穀。「戴勝降於桑」。戴勝，一名戴鶖。《爾雅》注曰：「頭上有勝毛，此時恒在於桑。」蓋蠶將生之候矣；言降者，重之，若天而下，亦氣使之然也。

立夏，四月節。立字解見春；夏，假也，物至此時皆假大也。「螻蟈鳴」。螻蟈，小蟲，生穴土中，好夜出，今人謂之土狗是也，一名螻蛄，一名碩鼠，一名　　，各地方言之不同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「螻蟈鳴，丘蚓出。」陰氣始而二物應之。《夏小正》「三月則鳴」是也。且有五能，不能成一技：飛不能過屋，緣不能窮木，泅不能渡穀，穴不能復身，走不能先人，故《說文》稱鼫為五技之鼠。《古今注》又以螻名鼫鼠可知。《埤雅》、《本草》俱以為臭蟲。陸德明、鄭康成以為蛙，皆非也。「蚯蚓出」。蚯蚓，即地龍也。《曆解》曰：「陰而屈者，乘陽而伸見也。」「王瓜生」。《圖經》云：王瓜處處有之，生平野、田宅及牆垣，葉似栝樓，烏藥，圓無丫缺，有毛如刺，蔓生，五月開黃花，花下結子如彈丸，生青熟赤，根似葛，細而多糝，又名土瓜，一名落鴉瓜，今藥中所用也。《禮記》鄭玄注曰：「即萼挈。」《本草》作菝葜，陶隱居以辨其謬，謂菝葜自有本條，殊不知瓜亦自有本條。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，可笑。

小滿，四月中。小滿者，物至於此，小得盈滿。「苦菜秀」。《埤雅》以荼為苦菜。《毛詩》曰：「誰謂荼苦？」是也。鮑氏曰：「感火之氣而苦味成。」 《爾雅》曰：「不榮而實者謂之秀，榮而不實者謂之英，」此苦萊宜言英也。蔡邕《月令》以謂苦蕢菜。非。「靡草死」。鄭康成、鮑景翔皆云：靡草，葶藶之屬。《禮記》注曰：「草之枝葉而靡細者。」方氏曰：「凡物感陽而生者，則強而立；感陰而生者，則柔而靡。」謂之靡草，則至陰之所生也，故不勝至陽而死。「麥秋至」。秋者，百穀成熟之時，此於時雖夏，於麥則秋，故云麥秋也。

芒種，五月節。謂有芒之種，穀可稼種矣。「螳螂生」。螳螂，草蟲也，飲風食露，感一陰之氣而生，能捕蟬而食，故又名殺蟲；曰天馬，言其飛捷如馬也；曰斧蟲，以前二足如斧也；尚名不一，各隨其地而稱之；深秋生子於林木間，一殼百子，至此時，則破殼而出，藥中桑螵蛸是也。「鵙始鳴」，鵙，百勞也，《本草》作博勞。朱子《孟》注曰：「博勞，惡聲之鳥，蓋梟類也。」曹子建《惡鳥論》：百勞以五月鳴，其聲鵙鵙然，故以之立名，似俗稱濁溫。故《埤雅》禽經注云：百勞不能翱翔，直飛而已。《毛詩》曰：「七月鳴鵙。」蓋周七月，夏五月也。「反舌無聲」。諸書以為百舌鳥，以其能反復其舌，故名。特注疏以為蝦蟆。蓋蛙屬之舌尖向內，故名之。今辨其非者，以其此時

正鳴，不知失考也。《易通卦驗》、《丹鉛餘錄》俱即名為蝦蟆，無聲，若以五月正鳴，殊不知初旬見形後，形亦藏矣。陳氏曰：螳螂、鵙皆陰類，感微陰而或生或鳴；反舌感陽而發，遇微陰而無聲也。

夏至，五月中。《韻會》曰：「夏，假也。至，極也。」萬物於此，皆假大而至極也。「鹿角解」。鹿形小，山獸也，屬陽，角支向前，與黃牛一同；麋，形大，澤獸也，屬陰，角支向後，與水牛一同。夏至一陰生，感陰氣而鹿角解。解，角退落也；冬至一陽生，麋感陽氣而角解矣，是夏至陽之極，冬至陰之極也。「蜩始鳴」，蜩，蟬之大而黑色者，蛻螂脫殼而成，雄者能鳴，雌者無聲，今俗稱知了是也。按蟬乃總名，鳴於夏者曰蜩，即莊子云「蟪蛄不知春秋者」是也。蓋蟪蛄夏蟬，故不知春秋；鳴於秋者曰寒蜩，即楚辭所謂寒螿也。故《風土記》曰：蟪蛄鳴朝。寒螿鳴夕。今秋初夕陽之際，小而綠色聲急疾者，俗稱都了是也。故《埤雅》各釋其義。然此物生於盛陽，感陰而鳴。「半夏生」。半夏，藥名，居夏之半而生，故名。

小暑，六月節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暑，熱也。」就熱之中，分為大小：月初為小，月中為大。今則熱氣猶小也。「溫風至」。至，極也，溫熱之風，至此而極矣。「蟋蟀居壁」，一名蛩，一名蜻蛚，即今之促織也。《禮記》注曰：「生土中，此時羽翼稍成，居穴之壁，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。」蓋肅殺之氣，初生則在穴，感之深則在野而鬥。「鷹始摯」。摯，搏擊也。應氏曰：「殺氣未肅。」鷙猛之鳥，始習於擊，迎殺氣也。

大暑，六月中。解見小暑。「腐草為螢」，曰丹良、曰丹鳥、曰夜光、曰宵燭，皆螢之別名。離明之極則幽陰，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。《毛詩》曰：「熠耀宵行」，另一種也，形如米蟲，尾亦有火，不言化者，不復原形，解見前。「土潤溽暑」。溽，濕也，土之氣潤，故蒸鬱而為濕暑，俗稱齷齪熱是也。「大雨時行」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，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。

立秋，七月節。立字解見春。秋，摯也，物於此而揫斂也。「涼風至」。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，溫變而涼氣始肅也。《周語》曰：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。「白露降」。大雨之後，清涼風來，而天氣下降，茫茫而白者，尚未凝珠，故曰白露降，示秋金之白色也。「寒蟬鳴」。寒蟬，《爾雅》曰：寒螿，蟬小而青紫者。馬氏曰：「物生於暑者，其聲變之矣。」

處暑，七月中。處，止也，暑氣至此而止矣。「鷹乃祭鳥」。鷹，義禽也，秋令屬金，

五行為義，金氣肅殺，鷹感其氣，始捕擊諸鳥，然必先祭之，猶人飲食，祭先代為之者也；不擊有胎之禽，故謂之義。「天地始肅」。秋者，陰之始，故曰天地始肅。「禾乃登」。禾者，穀連槁秸之總名，又稻秫菰粱之屬，皆禾也，成熟曰登。

白露，八月節。秋屬金，金色白，陰氣漸重，露凝而白也。「鴻雁來」。鴻大雁小，自北而來南也，不謂南鄉，非其居耳。詳見雨水節下。「玄鳥歸」。玄鳥解見前，此時自南而往北也，燕乃北方之鳥，故曰歸。「群鳥養羞」。三人以上為眾，三獸以上為群，群者，眾也，《禮記》注曰：「羞者，所美之食。」養羞者，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。

秋分，八月中。解見春分。「雷始收聲」。鮑氏曰：雷，二月陽中發聲，八月陰中收聲，入地則萬物隨入也。「蟄蟲壞戶」。淘瓦之泥曰壞，細泥也，按《禮記》注曰：壞，益其蟄穴之戶，使通明處稍小，至寒甚，乃墐塞之也。水始涸。《禮記》注曰：「水本氣之所為」，春夏氣至，故長，秋冬氣返，故涸也。

寒露，九月節。露氣寒冷，將凝結也。「鴻雁來賓」，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，季秋後至者為賓；《通書》作來濱，濱，水際也，亦通。「雀入大水為蛤」。雀，小鳥也，其類不一，此為黃雀；大水，海也，《國語》云：「雀入大海為蛤」。蓋寒風嚴肅，多入於海，變之為蛤，此飛物化為潛物也。蛤，蚌屬，此小者也。 「菊有黃華」。草木皆華於陽，獨菊華於陰，故言有「桃桐之華」，皆不言色，而獨菊言者，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。

霜降，九月中。氣肅而凝，露結為霜矣。《周語》曰：「駟見而隕霜。」豺祭獸。祭獸，以獸而祭天報本也，方鋪而祭秋金之義。「草木黃落」。色黃而搖落也。「蟄蟲咸俯」咸，皆也；府，垂頭也；此時寒氣肅凜，蟲皆垂頭而不食矣。

立冬，十月節。立字解見前。冬，終也，萬物收藏也。「水始冰」。水面初疑，未至於堅也。「地始凍。土氣凝寒」，未至於坼。「雉入大水為蜃」。雉，野雞；鄭康成、《淮南子》高誘俱注蜃為大蛤，《玉篇》亦曰：蜃，大蛤也。《墨子》又曰：蚌，一名蜃蚌，非蛤類乎？《禮記》之注曰：蛟屬。《埤雅》又以蚌蜃各釋，似非蛤類。然按《本草》車螯之條曰：「車螯是大蛤，一名蜃，能吐氣為樓台，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。」《章龜經》曰：蜃大者如車輪，島嶼、月間吐氣成樓，與蛟龍同也。則知此為蛤明矣。況《爾雅翼》引《周禮》諸家辯蜃為蛤甚明。《禮記》之注，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，故以雉子為蜃。《埤雅》既曰似蛇而大，腰下盡逆鱗，知之悉矣。然復疑之，一曰狀似蠙

龍，有耳有角，則亦聞而識之。不若《本草》、《章龜經》為是即一物耳。大水，淮也。《晉語》曰：雉入於淮為蜃。

小雪，十月中，雨下而為寒氣所薄，故凝而為雪；小者，未盛之辭。「虹藏不見」。《禮記》注曰：「陰陽氣交而為虹。」此時陰陽極乎辨，故虹伏；虹非有質而曰藏，亦言其氣之下伏耳。天氣上升，地氣下降，閉塞而成冬；天地變而各正其位，不交則不通，不通則閉塞，而時之所以為冬也。

大雪，十一月節。大者，盛也，至此而雪盛矣。鶡鴠不鳴。《禽經》曰：鶡，毅鳥也，似雉而大，有毛角，鬥死方休。古人取為勇士冠名可知矣。《漢書》音久亦然。《埤雅》云：「黃黑色，故名為褐。」據此，本陽鳥，感六陰之極，不鳴矣。若郭璞《方言》，似雞，冬無毛，晝夜鳴，即寒號蟲。陳澔與方氏亦曰，求旦之鳥，皆非也。夜既鳴，何謂不鳴耶？《丹鉛餘錄》作「雁」，亦恐不然。《淮南子》作鵀鴠，《詩》注作渴旦。「虎始交」。虎，猛獸，故《本草》曰能辟惡魅。今感微陽，氣益甚也，故相與而交。「荔挺出」。荔，《本草》謂之蠡，實即馬薤也，鄭康成、蔡邕、高誘皆云馬薤，況《說文》云，荔似蒲而小，根可為刷；與《本草》同。但陳澔注為香草，附和者即以為零陵香，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。

冬至，十一月中，終藏之氣，至此而極也。「蚯蚓結」。六陰寒極之時，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。「麋角解」。說見鹿角解下。「水泉動」。水者，天一之陽所生，陽生而動，今一陽初生，故云耳。

小寒，十二月節。月初寒，尚小，故云，月半則大矣。「雁北鄉」。鄉，向導之義，二陽之候，雁將避熱而回，今則鄉北飛之，至立春後皆歸矣，禽鳥得氣之先故也。「鵲始巢」。鵲，喜鵲也；巢之門，每向太歲，冬至天元之始至，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，鵲遂可為巢，知所向也。「雉雊」，雉，文明之禽，陽鳥也；雊，雌雄之同鳴也，感於陽而後有聲。

大寒，十二月中。解前。「雞乳」。乳，育也。馬氏曰：雞，木畜，麗於陽而有形，故乳在立春節也。「征鳥厲疾」。征，伐也，殺伐之鳥，乃鷹隼之屬，至此而猛厲迅疾也。「水澤腹堅」。陳氏曰：冰之初凝，水面而已，至此則徹上下皆凝，故云腹堅，腹猶內也。

天目山

杭山之來龍，餘杭之天目山也。晉郭璞有詩曰：「天目山前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塘，海門一點巽峰起，五百年來出帝王。」後至宋之高宗中興，建都於杭，乃詩之驗矣。及度宗甲戌，天目偶崩，京城騷動，時有遷蹕之議，當時亦有作一詩云：「天目山前水齧磯，天心地脈露危機，西周浸冷觚棱月，未必遷岐說果非。」 未幾，宋鼎果移。此固天地之大數，亦有關於山川之氣耳。近嘉靖己亥六月，天目亦崩小角，出蛇數千，衢、嚴二州，水過二丈，飄損人物，不可勝計，吾杭亦可憂也哉。

小姑山沒

正德十四年四月，江西大雨，小姑平陷於鄱陽湖，遂不知其處，而一隴來脈之山，盡皆崩之，水溢城中丈餘，城外沿江之地，澎湃而盡瀉去矣，人民死者，不可勝計；水退後，沙場積有死者黑龍一條，蛟二十餘條。明年，寧王叛逆，為其死者眾也。予以此水之大，蛟之死，特為之兆耳。

牛山

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。」歐陽子曰：「環滁皆山也。」予親至二地，牛山乃一崗石小山，全無土木，恐當時亦難以養木，滁州四望無際，止西有琅琊，不知孟子、歐陽何以云然。

杭地考

三代時，杭為吳越荊蠻之地，東南沿海，陸少而水多也。故大佛之頭，為秦皇東遊纜舟之石。官巷口，乃官澗口；羊壩頭，乃洋壩頭也。至漢，封吳王濞於此，史稱煮海富國，其人輕悍，則知非今之都會而純良之民矣。隋方築城，胥山猶在城外，西北鑿石為棧道，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，故曰立於胥廟於江上。《圖經》又云：「江塘去縣南五里。」計縣彼時在錢塘門，正此數耳。李紳西陵詩曰「猶瞻伍相胥山廟」，又曰：「伍相廟前多白浪」是也。至唐中宗景龍四年，沙方漸漲，地方平坦，而州之司馬，始開沙河考其時，乃宋璟也。至五代錢氏，隨沙移岸，漸至鐵幢，遂為通衢，去胥山已三里矣。及紹興間，沙又漲遠，遂如今日云。